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尚書精義卷三十二

詳校官給事中臣鄧文洋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謄錄監生臣朱起鳳

謄錄監生臣陳　遂

尚書精義卷二十一

宋　黄倫　撰

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作說命三篇

無垢曰高宗夢自上帝得傅說乃使百官經營搜求田野遂於傅巖而得之然則曷不求之於朝而必求之於野乎葢高宗夢傅說形狀已在目中矣乃審厥象以求之當其象之出也衣服氣類決非市朝中人而朴質敝陋無以異於深山之野人故決意使求諸

野也皇甫謐云衣褐帶索此豈非野人之服乎然而傅說在版築高宗在廊廟姓名不通心志不接非有半面之舊一夕之談也高宗雖恭默求賢非注意於傅說傅說雖有心康濟亦無求於高宗不知何為而此兩人者精神忽交感於夢寐之間哉又不知高宗之夢到傅說之所耶抑亦傅說之神到高宗之夢耶此理亦難究矣曰天下之至誠無彼此之間也非高宗求版築亦非傅說到廟堂凡心俗慮有高下之不

同而至誠所在通古今於一息高宗傅說同此一心兩人之心同此一誠高宗推誠所注則發見於傅說之心傅說致君之義又交於高宗之心此理微矣惟力學者知之自古聖人未有不以此而運動四海也

伊川曰或問高宗得傅說於夢文王得太公於卜古之聖賢相遇多矣何不盡形於夢卜乎曰此是得賢之事豈必盡然蓋高宗至誠思得賢相寤寐不忘故

朕兆先見於夢且如常人夢寐間事有先得者多矣
亦不足怪至於卜筮亦然今有懷誠心求卜有禱必
應此理之常然又問高宗夢往求傅說耶傅說來入
高宗夢耶曰高宗只是思得賢人如有聖人自然應
感他亦非此往亦非彼來譬如懸鏡於此有物必照
亦非鏡往照物亦非物來入鏡也大抵人心虛明善
則必先知之不善亦先知之
周氏曰高宗夢得傅說由是舉而相之夫其得之於

夢則說之賢否未可知也而遂相之何也葢高宗即位之初商道中衰甘盤遯世朝多具臣傅說賢而隱於版築之賤一旦舉而加於百寮之上則天下之心未盡厭服衆必駭異故託夢得而旁求天下置諸左右如天所授羣臣莫之敢疑然後傅說之道得行也若不素知其才而徒以夢取之則與後世按符命據圖讖以用人者何異哉聖人删書而存之可以見高宗之意矣

王正仲曰或曰堯之於舜必因四岳之師錫而後用高宗之於說則不待羣臣與四方之稱薦獨託於夢而取之若相戾然何也曰堯之於舜其知之而已詳矣然亦咨曰汝庸命遜朕位夫以四岳皆賢人雖使有天下皆可以朝諸侯一海内儻有賢於已必稱薦之豈至於貪天下私已哉故四岳卒以舜對盖堯之時四岳諸臣智足以知舜堯雖已知之尚待師錫而後用之為易也高宗之朝其在位之臣雖為君子顧

其智能未足以知說自即位以來至其免喪未有以說為言者必待其能知說又能薦說然後用夫君臣死生之靡常與天下之事有切於治亂者將可以任萬世之憂哉此其勢有不得已也儻卒然取之於版築之間而位之百官之上則羣臣疑百姓惑於是神之於夢曰非我之聰明獨見也天以命我矣則羣臣於朝無過言百姓於下無疑心此其所以為高宗
范氏曰高宗雖賢君擇相重事何為不先舊德元老

而憑一夢遂求於天下傅說處賤陋之極何為一舉遂能繼阿衡之賢亦若可疑以至誠之道言之則不足疑惟至誠之道可以賛天地化育可與天地參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大或為國之禎祥小或見乎蓍龜皆誠之形也高宗恭默思乎至道而上帝賜之良弼以應其上乃誠而形之至大者故曰以至誠之道言之為不足疑

張氏曰形開而有思神交而有夢是夢出於思者也

古人之致一以深思故雖上帝之靈可以感通此高宗之夢得說無足怪也夫夢之可信也其來尚矣故武王之伐紂則曰朕夢協朕卜周官有占夢之官則古人之於夢未嘗不信之者也此高宗之夢得說所以使百工營求諸野營求者求之周而急也果得說於傅巖之中以符厥夢則帝之所以賚我者信不誣矣

呂氏曰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嗜慾將至有開必先高

宗舊學於甘盤恭默思道則其至誠所召自然有開必先而見之於夢大抵誠則一一則無間惟能至誠故志為氣之帥見之於夢者無非朕兆之先高宗一夢見得説遂信此夢而不疑便使百執事經營於野求之果然得傅説常人志為氣之役心志惑亂不定則其夢者亦顛倒錯亂亦不敢自信其夢而方且以為怪高宗一夢得傅説不以為怪疑而使求之野果然得之則高宗之夢乃周禮之正夢也

說命上

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弗言羣臣咸諫于王曰嗚呼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天子惟君萬邦百官承式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令

無垢曰三年不言臣民之心已皇皇矣既免喪於禮可以言矣於人情不得不言矣而猶弗言若居喪之時天下之心為何如哉其所以弗言者說也葢其在亮陰之中隐拱黙視見朝廷羣臣皆非中興之臣而

吾就甘盤之學森然在心豈肯以為尋常凡庸之主哉既已免喪天下將拭目以觀新政儻惟命令之間一失其機則小人得以窺伺而天下皆失其望矣嗚呼天子與王豈可輕哉謂之天子則慶賞刑威萬邦百官承之以為式謂之王則播告訓誡臣下稟之以為令豈可輕哉今高宗上承天之所為則當慶賞刑威明示好惡使萬邦百官知所趨向下承先王之所為則當布告訓戒施於號令使臣下知所奉行今既

免喪乃不見慶賞刑威之用使萬邦百官不知好惡之所向不聞播告訓戒之音使臣下不知號令之所歸似為天子與王之職為未盡也此所以進諫也

東坡曰天子三年不言百官萬民莫不憂懼以待命若大旱之望時雨也一言而天下信之若神明然昔楚莊王齊威王皆三年不出令而以一言致强霸亦此道也恨其所得非傅説之流是以止此亦可謂神而明矣

范氏曰能知禮義則為明智有明智則能為天下之人立法則中庸曰動而世為天下道言而世為天下法行而世為天下則高宗知居喪三年不言之禮此所以為法則也然而過三年猶不言此不可以為法則也若知三年之外不可不言如此則是明智之君可以為法則矣故曰明哲實作則

張氏曰自知之謂明知人之謂哲自知則內不惑知人則外不疑此明哲實可以為天下則若夫在我之

知則未能至於不惑不疑方且取則於人安能至於作則哉莫非則也詩言有物有則是則之出於自然者也此言明哲實作則是則之出於使然者也

呂氏曰君薨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三年此亦是人君之常及至免喪之後自可發號施令與天下更始臣民拭目觀化聳然聽命之時高宗猶且弗言盖弗言者正恭默思道非柔懦闇弱胷中自無所主而惟是不能言也大抵人君胷中無所主者其不言則闇

懦怯弱之形著見于外此必召變胷中有所主者雖未嘗言其至誠發越自不可掩高宗雖不言是恭默思道之時已至誠晧著發越而不可掩宜乎羣臣默窺於不言之表而有明哲之説也大抵天下之事只爭一個知與不知知則為聖人不知則為常人孟子所謂先知先覺葢知則明哲矣明哲通天下一個道理當是大公至同之心苟為自私則不謂之明哲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乃作則之意此兩句正

當觀高宗維持天下在言語之外而高宗之臣亦明
哲之士是以見得高宗於精微之間
王庸作書以誥曰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德弗類兹故弗
言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乃審厥象俾以
形旁求于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爰立作相王置諸
其左右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
無垢曰恐德不善兹故弗言是其弗言也真有在矣
其志亦可謂高大矣意將言而為天下法今恐我德

不善不足以號令天下不若不言之為愈儻止此而無說豈理也哉不言之中自有造化存焉恭默思道是也惟恭則神定惟默則力專以此誠而思所以正四方之道具取則不遠矣昔舜命禹以天下而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精近於恭一近於默自精一而往則中道見自恭默而往則上帝見中即上帝也精一深於恭默故上帝在我而為中恭默未至於精一故中在彼而為上帝中庸所謂誠則形形則著著其夢

上帝賚良弼之謂也精一恭默雖有淺深要之皆誠而已矣高宗以誠而夢上帝以誠而應傅說以誠而感之者合德不出乎一誠誠其至矣哉何謂誠曰難言也世皆指專為誠審專是誠則若樵夫愚婦者皆可列於聖人之域也至誠無息使專為誠儻一有應對酬酢則非誠矣是誠有息也以此卜之則誠其見矣

蕭氏曰人君不可以弗言言而不本於德不如弗言

而已高宗恐德之不似而不言則其自知明矣恐故恭不言故黙然而徒恭則勞徒黙則葸恭黙以思乎道故於夢足以有感焉誠之至也

呂氏曰夫說一匹夫耳一旦遽為高宗之求幡然而居相位高宗憑一夕之夢輙倚說以大事何耶此兩段當參堯舜二典看夫堯非不知舜方且觀其刑於二女而又徽五典賔四門宅百揆歷試以諸難之事以堯舜而觀高宗似失之鹵莽以高宗而觀堯舜似

失之覼縷要知兩段事又當以孔門二子觀之孔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顏淵問仁孔子曰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曾子以唯悟道却如高宗以一夢信說顏子既得克己復禮之言方且請問其目却如堯之舉舜二者本無異體譬如夏葛冬裘時節如此堯之舉舜顏之問目直是詳審曾子之唯高宗之夢直是直捷

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啓乃心沃朕心

無垢曰霖雨所利者衆舟楫所利者狹礪所利者在物耳要之三者所須皆急而不可少緩高宗之視天下豈為不急之務哉其心蓋可想見也

張氏曰若金用汝作礪資之以成巳之徳也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以其有涉難之才而資之以濟難也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者以其有愛民之仁而資之

以澤民也啓乃心者使之在彼無所隱沃朕心者許其在我者無所拒沃如水之沃物浸而入之者也君之受言如此故謂之沃既責之使言又許之以受言則君臣之相與以有為足以排患釋難而措世於康寧之域矣

呂氏曰盖金不就礪則止於鈍而已若無舟楫以濟川則大不可下一句切似上一句夫濟巨川而無舟楫則止於不可渡若夫大旱之歲羣心所仰望以為

終歲之穫者惟霖雨之作而已茍霖雨不作則苗槁較之無舟楫渡河則又大於此者此一句又切似上一句高宗資說之深望說之切觀其言一句切似一句其見道明如此夫高宗望說以啓沃則二心一心也羣臣期高宗明哲則二心亦一心也

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

無垢曰沃有漸義沃之既久非心將去又將乘機據會一掃而使之無餘也夫漸則其去也徹決則其去

也猛當非心之熾則去之當以漸故有沃心之説及非心之衰則去之當以猛故有瞑眩之説不如是則不足脱此遺殃餘孽也如醫之治積當積之盛作則以温平之藥消磨之及積之將去則以迅利之藥蕩滌之當其蕩滌不免肢體疲頓血氣虚羸瞑眩憒悶理之必然然而病之本根自此盡矣非心將盡則當以遜心之言難堪之語芟其本根一舉而凈盡之至於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乃髙宗自警也意以謂履

天下之重任儻不得大人君子開心之障翳若率意而行則將有危亡之變矣

張氏曰天下之事常成於剛斷而廢於猶豫故喻之以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使之致果以有行者也動不因時則或至於妄動行不循理則或至於妄行故又喻之以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使之慮善而後動者也

陳氏曰高宗之命傅說欲其開汝之心以灌溉於我

心顧我之心若雖就學然未有所得亦冥行而已矣

呂氏曰大抵人臣進言告君始則諫大畧到中則漸引其君以當道至終方敢極苦口之言此其進諫之次序也高宗慮傅説初來未達高宗意必不肯盡言相告高宗望説一見我便説逆耳難聽之言言不逆耳則我過不會改盖藥不猛烈則疾必不愈譬如學者為學能容難受之言斯去難除之病其求諫之心又切於前數句

惟曁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俾率先王迪我高后以康兆民嗚呼欽予時命其惟有終

無垢曰高宗之命傅說其意無它專欲康兆民而已故其命之以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者欲康兆民也命之以金以礪以舟以楫以旱以雨者欲康兆民也命之以啓乃心沃朕心者欲康兆民也命之以藥以跣以同心者欲康兆民也君民一體也民康則君保其遐福民不康則君亦不終厥位矣高宗之命所以如

此傅說安得不欽其所以命之之意乎非欽高宗之命也欽民也非欽民也欽先王欽高后也傅說一欽高宗之命而欽民欽先王欽高后一舉而皆得之傅說安可忽乎

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后克聖臣不命其承疇敢不祗若王之休命

無垢曰其曰后克聖謂后從諫也不曰從諫而曰克聖蓋傅說直指從諫為聖使高宗自此一門而入焉

夫君之所以為君臣之所以為臣非苟相為覬富貴取威儀為戲事而已其職專在康兆民使不以民為心者豈所謂明良相㑹哉高宗果行從諫之説則上而朝廷下至都邑曉然知吾君以民為心豈惟傅説一人欽順其命將見凡為臣子者無不欽順此意儻有一毫害民亦無不進諫以建長久之策矣嗚呼從諫一門其大如此人主可不念乎

張氏曰高宗之告傅説以啓乃心沃朕心故傅説於

是復王以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夫木曰曲直則木不能以自直必待繩直之而始正以譬后不能自聖必待臣諫之而後聖若夫后能從諫至於克聖則聰足以作謀言足以作乂思足以知道如是則君臣相得於不言之中君雖不命之以諫而臣莫敢不承之矣又況君之休命孰敢不欽順之者哉

呂氏曰大抵人臣進言貴濟君所不及如告漢武帝不當言武功盖武功帝所自知也如告漢元帝不當

言恭儉蓋恭儉帝所自有也高宗命說朝夕納誨巳切於從諫今說復告以從諫非所謂濟其所不及也大抵人君為事怕過惟是從諫一事不怕過愈從諫愈好故傅說不怕高宗有餘只怕高宗不足故復告之以諫必欲使到舜舍巳從人禹聞善言則拜地位譬如學者受益巳自有益後復受人之益而不倦何嫌於過哉今吾君欲臣之教誨君亦須自聖蓋主聖則臣必直既為江海何憂百川之不歸說此言又擴

高宗受諫之量

說命中

惟說命總百官乃進于王曰嗚呼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

無垢曰高宗命說總百官其任至重其責至專乃敢進言於王耳使高宗誠意不著委任未深傅說亦未敢遽盡言於人主也盖為臣之法理當如此言未及之而言言及之而不言未見顏色而言謂之躁謂之

隱謂之瞽也由是而推則夫朱雲乞斬張禹劉輔譏斥帷幄李雲言帝不諦三代臣子無此法也故未信而諫孔子以謂謗交淺言深古人以為戒

胡氏曰日月列星四時之在天其廣狹小大遠近遲速皆有綱紀不相差也日月相繼以照臨下土先王立后王使之繼世而王天下猶是也列星森羅東南西北各有分野先王立君公使之分土以守天下猶是也四時之運二中二正與夫二十四氣相輔而後

歲功成先王立大夫師長使之相輔以立政事猶是也

呂氏曰此說自本原說出來夫明王奉順天道以立邦國都邑上則有后王君公以統其下下則有公卿大夫師長以奉承其上故為君享一個六寢六宮為臣享一箇俸祿天豈徒遺人君以安逸之具哉其意正欲人君不恃巳之尊憂勤以治民爾後世錯認了題目見后王君公以下許多臣都來奉我一人則我當

享安榮逸樂皆自奉養一已曾不知天之所以立爾為君者本不是要爾逸豫如此只為要爾治民如此是以為君者不當謂富貴之可樂當在於治民也為后王君公者不當僭生殺之權亦在於治民也為大夫師長者不專奉上以從事亦在於治民也

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乂

無垢曰天聡然在上聰明如此使人主奉若之不敢逸豫惟以治民為心則君公大夫師長皆欽若人主

而不敢違天下四海皆低首拱手聽人主號令而不敢逆亂此自然之理也人主不憲天則已矣使人主憲天則不下几席不離傾步臣即欽若民即從乂矣此機會之自然者也故傅説立為四語其辭勁疾以其深見機會迅速如此故也

張氏曰夫高其目而無所不見者天之明下其耳而無所不聞者天之聰也天之所以為聰明者因民之聰明以為聰明而已人君之聰明非敢作也必也取

法於天其所法天者蓋亦因民而已惟憲天聰明以為視聽則耳目不為物所蔽此其臣所以欽若其民所以從乂若夫人君之聰明不足以勝之則彼方且悖慢逆亂而無所不至其能欽若從乂哉

吕氏曰高宗恭黙思道已是明哲明哲聖人所謂知之曰明哲便是天之聰明一個自然道理天與聖人舉無間斷然高宗既有明哲可以作則今似不必憲天也蓋明哲之在高宗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引之而深

積之而明今其憲天聰明非是自外面求不過從其本來素有者擴而推之傅說此言正欲充擴高宗之明哲使之廣大無窮是以教高宗於憲字上下工夫君既憲天聰明如此則為臣者不得不敬順為民者不得不從治盖端本澄源盡出一人之正君天也天其可違乎當以此意觀

惟口起羞惟甲冑起戎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王惟戒茲允茲克明乃罔不休

無垢曰此高宗非心也雖未見之行事而傅說已知之矣此所以於未形之先而箴刺焉昔扁鵲之見威侯知病在腠理醫和之見秦伯知病在膏肓夫在腠理則可治在膏肓則已矣高宗四病已在腠理此所以懇懇懇懇為高宗科別而言之人固各有短處此高宗之短也先事而言格人主之非心亦如治病使不知非心之本而每事進戒則亦勞矣傅說知高宗之病發見於此四處故每事而進戒之且曰戒此四

病信說此言則靜見四病之源而瞭然無障無所往而不美矣

史氏曰言輕而不戒則招辱動輕而不戒則致寇賞輕用而不戒則濫罰輕行而不戒則傷四者一失則上拂天意而下違人心矣　又曰起羞者招辱之謂也號令之出所以取風雷之鼓舞則其言與天同矣口之不慎豈天不言之意哉起戎者致寇之謂也軍旅之動所以象陰陽之肅殺則其動與天同矣甲冑

不慎豈天好生之徳哉天命有徳而後五服五章今有所賞而衣裳在笥示行天賞者不可以妄出也天討有罪而後五刑五用今有所罰而干戈省厥躬示行天討者不可以妄舉也

張氏曰口所以出命者也出而不當則有以起羞甲冑所以備患者也恃其有備則有以起戎衣裳所以章有徳也在笥者欲其不可以妄與也干戈所以討有罪也省厥躬者欲其正已以正人也

呂氏曰夫言一形於口其初不離於毫末及其彌滿散布不可收拾原其所自則皆出於口故於言未發之前當思可以起羞則王用丕欽罔有逸言而言滿天下無口過所謂惟口起羞是也甲為備禦之具其備禦也嚴而無隙之可投則姦宄不能乘間而入而戎兵不起譬如人自備甲冑其一身周遍然後鋒刃不可入茍有些不周覆處則鋒刃自然入得故於甲冑當思有起戎之患所謂惟甲冑起戎是也此出於

已者戒其失之在人也赤舄衮冕所以錫予人也當於未錫之前審其當否及既與人了有不當處始悔前日之誤如何悔得故衣裳必在笥之時言謹其用也興師動衆以加人之境必審其實可罪也茍不審其罪狀遽興師以討之則彼將有辭於我惟干戈省厥躬言不可妄用也此戒其在人者不可不察諸已也

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

賢

無垢曰治亂不在天下而乃在庶官庶官所以造治亂也使庶官得其人則治非其人則亂不必禮樂彰法度著謂之治朝廷皆君子則治之本已舉亦不必三綱淪九法斁謂之亂朝廷皆小人則亂之形已見官所以使能爵所以尊賢能必實能以私昵而官人則適所以妨能賢必真賢以惡德而爵人則適所以害賢人主官爵之所自出也官欲使能爵欲尊賢雖

中才之君其心亦固知其如此然而卒至於官及於私昵爵及於惡德何也則以私情亂之故見識顛倒如此私情昵於親近故能不當其官見識蔽於賢否故以惡德而受位私昵在官惡德受爵如此而不亂者未之有也

呂氏曰傅説言國家之興亡治亂繫於羣臣言高宗官人爵人之際不可不戒官或及於私昵此便是出於私意便不是憲天聰明爵或及於惡德此亦是出

於私意便非憲天聰明夫天命有德五服五用則官本天所有之物豈人君所得私而有哉既不得私而有當於能者任之修其天爵以要人爵爵亦天所有之物豈人君所得私而有哉既不得私而有當於賢者與之官不自我而自天則當於能也固宜爵不自我而自天則當於賢也亦宜夫官爵既當賢能是知其能欽若也又固宜是德所以憲天聰明也

慮善以動動惟厥時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

無垢曰慮而必獲為而必成輙自滿溢此覆亡之道也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葵丘之會微有震矜則叛者九國豈特齊桓晉武自平吳之後明皇自天寶之後憲宗自平淮之後莊宗自滅梁之後皆以功業自足不復警戒卒至不克終始而貽子孫社稷之禍

顔氏曰王者孳孳為善惟日不足一日志滿而自謂有善則所積之善皆廢一日志滿而自謂有能則已

立之功皆壞故舜美禹曰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
功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仲虺作湯誥曰德日
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昔人謂盈滿為伐者
如自伐刈其德取喪敗之道也
呂氏曰此之善實天之善公善也非人君之善也苟
自有其善則喪厥善矣此之功乃天之功公功也非
人君之功也苟自有其功則喪厥功矣夫前所以做
得許多事者正以憲天無心故做出許多事來今若

有善矜能則私心日重非所謂憲天矣

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無啓寵納侮無恥過作非

惟厥攸居政事惟醇

無垢曰事事有備無後悔之非雖使變生倉卒禍起蕭墻吾亦無患矣則以其小心畏懼早正素治於未然未形之時雖治而常若亂雖安而常若危履霜而憂堅氷大旱而徹桑土不恃患之不至而每恃吾有以待之　又曰人之常情順適則喜干犯則怒怒干

犯而喜順適則君子日遠小人得志矣君子正直故多干犯小人邪僻故多順適喜君子君子受知則愈生恭敬寵小人小人恃寵則必至侮慢此天下之理也君開寵以待之小人納侮以報之其侮也乃吾寵有以致之也

顔氏曰王者萬事慮於未然為有備有備則免倉卒之患故君子思患而豫防之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若圖安於已危防患於

已形如大寒而後索衣裘馬駭車僨而圖羈靮雖有明智強力亦無如之何

呂氏曰夫一日二日萬幾事亦甚多若物物事事欲具有備當以無心理會然後可以該遍如必智力則一人之智力能有幾多豈能一一辨理倫於左則失於右備於前則失於後惟是天之聰明只順自然道理隨事以處所以有備

黷於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

無垢曰黷數也數於祭祀是所以敬親也反陷於不欽是心實以善為之反自墮於不善也誰知愛親乃反為不敬乎夫禮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不欲䟽䟽則怠怠則忘是祭之為義數既不可踈亦不可必求合於禮而已矣合於禮是合諸天道也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所以有秋甞之祭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所以有春祠之祭至礿夏烝冬皆有所感而然也如此則既非數又非

疎既非煩又非怠高宗愛親之深失之於數數故煩煩故亂亂者不敬也如以數為禮後何以為繼乎是事神以難而不以禮也先王貴禮而不為難故荷蓧荷蕢長沮桀溺皆在所黜而許行陳子皆在所屏則以此數人者為難而不合禮也人道如此事神亦然明乎此則可以識先王之道

王曰旨哉說乃言惟服乃不良于言予罔聞于行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忱不艱允恊于先王成

德惟說不言有厥咎

無垢曰嗚呼高宗豈尋常人哉其能決擇言語如此蓋以舊學甘盤其心明照邪正之言一無所逃傅說之言美哉故我佩服之使汝之言不良我豈當喋喋與臣下爭長短哉第不聞行其言於事為之間耳夫高宗既已知傅說之言為美矣徒知之而不能行與不知同也且學貴於行不貴於知行則有力知多無功行則見於實效知多止於説詞自愚庸觀之則知

之惟艱自聖賢觀之則行之惟艱大抵知而不能行者多矣然則行之之艱如此是終不可勉強歟曰是何言也特誠有不至耳使知此言為美而以誠意加焉則見易而不見難言入於耳知見於行知則有盡行則無窮以誠者行之機也故曰至誠無息忱者誠也日月以誠故行於晝夜四時以誠故行於春夏秋冬則以誠者行之機也使高宗以誠為主何患於行乎高宗以忱誠為主雖不期於合先王而自合矣則

以先王成德正在誠也　又曰觀傅說中篇之意節目雖繁疑使人紛然不知其守然其意止在王忱不艱一句而已是於紛然之中其指自有所歸也讀古人書者其可輕忽乎

顔氏曰能勉於道則必有不息之誠既篤於誠則必有丕承之烈甚矣學之而爲者事也始貴於知終貴於行知而不行與不知同行而不篤與不行何異也能知能行周旋注措皆出於誠意昔之難者皆反於

易矣仰視先王之遺烈不亦著見於當時也哉

范氏曰凡事之善者知其義不為難身履而行之為難行之難由信之不篤則居之不安故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至樂之則從容顛沛無不中其義豈有以行為難者誠能行之不難則信同乎先王大成之盛徳

吕氏曰高宗於此聽説之言心領神受渙然氷釋怡然理順深有所得不覺曰旨哉美説之辭也乃言其

可佩服而行使爾當初不良其言以教我則我何縁有所聞而見於行觀高宗此言便見得高宗已下工夫説話

尚書精義卷二十二

宋 黄倫 撰

說命下

王曰來汝說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遯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亳暨厥終罔顯爾惟訓于朕志

無垢曰嗚呼人不可不學如此高宗免喪弗言恭默思道夢賚良弼其所為葢有大過人者既得傅說有霖雨金礪之說有啓沃瞑眩之說乃僚同心之說覲

其語言節序皆入仁義道中此豈無所自哉今一聞傅說中篇啓沃之說與夫王忱不艱之說乃知力學猶未至也遂吐胸臆所得曰台小子舊學甘盤是知學力有淵源特未卒其業耳夫人之平生正在立志志王而王志霸而霸使宿昔之志一失其路則平生無可言者訓于朕志是使傅說指其踐履之路也嗚呼志者平生之基也其可不慎哉韓信之志志在萬家陳平之志志在宰天下陳蕃之志志在掃除范滂

之志志在澄清雖有高下不同然皆有基地者基地正則天下受其福基地不正尚何言哉

范氏曰仲虺之誥曰能自得師者王孟子又言今之諸侯好臣其所教人君若止能以所教之人為臣此不足以成功業若能以受教之人為臣必王天下臣其所受教者以受學之人為臣也高宗先學於甘盤後又學于傅說可謂好臣其所受教周公作君奭稱商之賢臣曰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其後傅說本由

甘盤之所啓迪是故周公止稱甘盤不稱傅說

張氏曰昔雖學于甘盤而終無所明此所以有望于傅說者也以高宗觀之其未得說則能恭黙思道及既得說則能克邁乃訓故其尊德樂道之誠有加而無已

呂氏曰中篇說以精微之論告高宗高宗歎說之言乃曰旨哉說乃言惟服蓋覺其言深有滋味自以為天下之理盡于此矣及說復言知之非艱行之惟艱

二句然後高宗方覺得旨哉之說自有無窮道理不可謂天下之理遽盡於此故又發問于說也至此高宗與說無非心腹說話云我舊學甘盤嘗經甘盤之鍛鍊矣甘盤既不在其大成之功正賴說訓我之志成我後段工夫故曰爾惟訓于朕志

若作酒醴爾惟麴糵若作和羹爾惟鹽梅爾交脩予罔予棄予惟克邁乃訓

無垢曰麴糵無他用也專在作酒醴鹽梅無他用也

專在作和羮其意欲傅說一意於高宗無他用心也專俟高宗念慮之失隨失而正救之幾微或失則有無窮之禍夫一日之間念慮億萬其得其失其幾亦億萬嗚呼其可畏哉此所以欲傅說交修勿放棄也交修者以言正救非一事罔予棄者以言每事當正救勿放棄也嗚呼所以正救之者豈在言語哉古之教世子者所以必由禮樂禮自見中入樂自聞中入禮以正之樂以動之則邪心非意自然屏絶其中和之

心自然發生矣故善言教者必曰樂所以修內也禮所以修外也禮樂交錯於中發形于外是故其成也儻高宗專以行其言為職則傅說亦不得不以交修為職大抵人情好順適而惡干犯高宗既以克邁自許矣是能於干犯中卜情性之病深壑而痛治之必期於堪所難堪受所難受而後已其志豈淺淺哉

張氏曰大臣之事君道合則從不合則去苟高宗之於傅說不能從其道而行其言則說亦將棄之而去

此高宗所以告之以罔予棄而遂言予惟克邁乃訓者也且高宗之於傅說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此說所以就之而不去又何俟於高宗之告哉

吕氏曰酒醴未成之初則是米與水而已不得麴糵點化則米與水俱為腐敗之物惟是得麴糵以點化則米與水始可以成酒醴羮未和之時則是牲牢之物而已得鹽梅點化始變為和羮正如人之一身百性備具若親近得一好人以點化之則轉過資質也

得會好若無人點化不過是天地間一物耳有高宗之聽而無傅說之言不可有說之言而無高宗之聽亦不可正如師之誨子弟師有成就學者之心而學者不能承當師之教誨不足謂之交修弟子有受道之資而師不善教亦不謂之交修惟有高宗之資質而得傅說之教有傅說之言而過高宗之聽高宗與傅說共成一段好事故謂之交修予夫我方期汝以交修之道則汝不可以我昏庸之故而固棄我也我

今日方且勉進汝訓只怕爾不言我不憚行

説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説攸聞

無垢曰生知天理者億萬年中一人而已矣至墮於人欲者滔滔皆是也夫墮於人欲者亂亡之道也墮於人欲而不自量乃欲任心而行率意而往不以古聖賢為法不亡何待乎夫惟聖人既生知天理而又勉強學問故其立政立事皆足以為千百年基本高

宗不欲為千百年之計則已如其欲之乃不以古聖人為準的非傅說所共聞也

周範曰甚哉帝王之不可以不務學也其在易曰進德修業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其在書曰若稽古其在詩曰學有緝熙于光明此帝王之所學也夏為天子十有七世凡四百三十有二年商為天子三十有一世凡六百二十有九年周為天子三十有六世凡八百六十有七年三代一千九百二十有九年其君以

學見於經傳者唯禹湯高宗文王武王而已可謂至少也若夏之啓與少康商之祖甲中宗祖乙盤庚周之宣王康王皆有功烈見於詩書非學亦不能至也雖載籍闊畧事遠難明然要之聖君少而庸君多故治日少而亂日多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茍不學則無聞於後人君可不勉哉

范氏曰易大畜曰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畜德之大莫大于前言往行故能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人

君鑑觀前古成敗治亂得失之迹所聞既多所學益富乃可施之於政若所知不博所聞不廣不知古今成敗則不足以立事

張氏曰惟學然後能知道知道足以揆事端王人求多聞者天下之事其變無窮苟非所聞之該博則不足以建事夫前事者後事之師也能師古則治亂興廢之迹可以灼見吾將視其已成之效而循之然後可以為長久之計也

呂氏曰夫人君多聞言學問之博故所聞之多非徒以助談柄為觀美而已大而至於立天下之大本經綸天下之大經彌綸天下之大化直至于贊天地之化育此所謂建事也葢學問以事為實用不為虛設譬如人讀書非徒為利祿計在閨門則當孝于親在鄉黨則當順于長亦皆實用之學夫人既能體認得為學之實處則前言往行皆古人之陳迹體認而學之不容自已且古訓何不可學凡爾所學之事皆古

人已做之事從而學之乃有所得若事不能師古欲求長世甚非說之所聞也
惟學遜志務時敏厥脩乃來允懷于兹道積于厥躬惟斆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脩罔覺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
無垢曰遜志之路既開則德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如汲井泉愈取愈有矣既入此幾不可失也當念兹在兹釋兹在兹處處在兹日日在兹時時在兹不以死

生禍福富貴貧賤二其心則視聽言動皆無虛發而天下之道舉備於一身惟吾所用如何耳欲帝而堯舜欲王而禹湯顧何往而不然哉　又曰學豈有止法哉始焉遜志者此學終焉教人者此學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知不足然後能自反也知困然後能自强也故曰斅學相長也然則教人者豈非學之半乎始也此學終也此學是終始常在於學矣典常也夫此學何學也即遜志之學也始遜志終遜志遜

志之路可造堯舜閫域其間見聖賢作用蓋未易言也曾子得之名曰忠恕子夏得之見於洒掃子張得之悟於階席孟子得之發於徐行皆遜志中作用也儻於此路日復一日而又新則不知其身入於堯舜之域矣德修罔覺蓋謂此也此傅說直指高宗聖賢要路也其曰念終始者以謂不可頃刻放棄遜志也當言始終反曰終始者以謂終而復始蓋學無止法也遜志之學乃聖賢門中心傳之學也　又曰夫此

言先王指成湯而言也使高宗以成湯為凖的則學必欲至成湯之地而後已成湯之學自何而始亦自遜志而始使高宗自遜志一路行之不已則見成湯之心見成湯之心則成湯之立政造事創法制度一一皆見其所自來矣　又曰夫君臣之間學問既同則心志皆同心志皆同則其見識議論趣向取舍無適而不同葢將不言而喻故高宗誠能如傅說之言學以遜志為本而遜志以成湯為凖的則高宗凡有

所為傅說無不欽承矣則以其學同故其幾同有不得而不爾者君臣之間相契如此然後傅說可以展盡四體不疑其所行而旁招四海賢能之士布滿朝廷矣倘人君不學而臣下遽欲旁招賢能之舉則上將有擅權之謗下將有朋黨之說矣是知臣下之事君倘人主學術乖異不可遽自招悔吝也舜之學與堯同故舜得施其所學禹之學與舜同故禹得施其所學伊尹之學與湯同故伊尹得施其所學下至管

仲與齊桓所學同故管仲之學行矣商鞅與孝公所學同故商鞅之學行矣雖王霸不同邪正異路要之君臣之間未有所學不同而能為英雄聖哲之主也

王氏曰遜順其志以受學則人樂于言而言易入又必以時而敏疾行之其所修者乃來矣謂所學之成乃如來也若不遜順其志則善無自而入若不時敏于行則所學者無自而成此二者所以必貴於兼之

范氏曰斆教也教人之學葢已學之半故曰斆學半

學記曰建國君民教學為先人君欲教天下之人必自學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所困知不足然後能自反知困然後能自強自知不足乃能進德不已人君欲教天下之人使皆為君子豈可不先學也常思念終始常在於學則其德進業修而不自覺

王曰嗚呼說四海之内咸仰朕德時乃風股肱惟人良臣惟聖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佑

我烈祖格于皇天爾尚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其爾克紹乃辟于先王永綏民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

無垢曰夫風之于物雖無形色可見而披拂震動不言之中功用大焉與聖賢士君子處其氣類漸染皷舞策勵亦何異於風乎有股肱然後成人有良臣然後成聖使股肱或虧安得謂之人良臣不出安能成聖人是以深知夫古之聖王所以能為天下萬世法

者則以有賢臣為之左右輔相也今既得傅說則我所以入聖域者有其具矣夫人皆有仁義特患無以發起之耳伊尹以堯舜之道覺成湯使湯通體為堯舜又以堯舜之道覺斯民使四海之内無一夫不被堯舜之澤者是伊尹非特作我先王而已民與有焉惟伊尹之學如此所以能助祐我成湯格于皇天也夫所謂格于皇天者其意以為成湯無一毫人欲凡立政造事建法制度皆天理之自然者是移皇天之

治于人間也傅說使高宗以成湯為準的而高宗亦使傅說以伊尹為準的伊尹佑烈祖格于皇天傅說亦當明保高宗如烈祖可也觀高宗此言其以一隅而明三隅也如此亦警悟矣其曰罔俾阿衡專美有商是欲商有兩伊尹其意豈不欲商有兩成湯乎立志如此則飲食成湯起居成湯寢處成湯動容周旋顛沛造次無不在成湯矣有如此資又有如此學又有如此師其不為聖人也幾希君得賢方又賢得君

方食以不義則不食臣於君義當食君之祿也故傅說未仕寧執賤役以供朝晡之給耳豈肯求不義之食乎高宗期傅說以保衡與夫綏民之說此天下之至言也此所謂休命也高宗揚此命于上以勉勵朝廷公卿傅說揚此命于下以勉勵在位庶僚使知為臣子者以堯舜其君堯舜其民為職此所謂對揚也夫人君揚之于上而宰相不知揚之于下則何以傅布四海感動人心變移風俗哉

史氏曰夫為臣者莫難于致君而致君之道伊尹能自任莫先於愛民而愛民之心伊尹能自任莫大於格天而格天之誠伊尹能自任伊尹盡其道於巳而成湯收其效于前甚昭昭也高宗之世適商道不振而一德之盛猶在人耳目崇願治之志成中興之業者其可不相勉以繼之於後哉是以說命終篇舉伊尹已成之效庶幾明保其治責傅說能繼之功使不自專其美如是而輔相之道盡矣

張氏曰傅說之教高宗以惟學遜志至於厥德修罔覺則高宗之德可謂至矣君有至德于上則四海之內莫不仰君之德以觀化也然而高宗之德使四海莫不咸仰者實說之力也故曰時乃風風之為物鼓舞動盪物賴之以生成也傅說之所以成就高宗者如此而已宜乎高宗所以歸美之也　又曰昔先正伊尹之為保衡也能作成我先王之才先王固有聖人之才矣必待伊尹以作成之葢湯嘗學于伊尹及

其代桀則與之勠力則伊尹之作我先王可知矣乃知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此伊尹之念以天下之重為已任者高宗言此亦以伊尹之事望于傅說者也　又曰惟后非賢不乂言君非賢則不治惟賢非后不食言賢非君則不食傳曰國以賢與以諂衰此惟后非賢不乂之謂也語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此惟賢非后不食之謂也

呂氏曰夫四海仰德高宗不歸之己而歸之傅說以此見高宗已得說遜志之道而說遜志之言已入股肱惟人如有手足方成得一箇人良臣惟聖如有良臣方成得一箇聖到此高宗一時放說不下葢交修之功也昔先正保衡舉伊尹在成湯時居保衡之職興起我先王而尹自任之重至曰我不能致君為堯舜其心媿恥若撻于市廛之間其辱莫大殆至一夫不得其所則又引咎歸已以為我之罪兩負君民之

責一箇至誠廣大之心遂致輔佐我成湯至于與天為一所謂至誠贊天地之化育之意夫伊尹用心如此爾傅說于此當明白以一心事我無使伊尹專美于有商之家乃望之以伊尹之事使傅說不敢自止君臣相與以無窮之理斯亦交修之至至高宗既有德了尚且發出修身無窮說話其造理極矣傅說于此更無復可言于高宗者但曰對揚天子之休命而已

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祖已訓諸王作高宗

肜日高宗之訓

無垢曰高宗不聽傅說之戒而祀豐于昵是耳不聰也所以不聰者以其明不足以見理也雉以見不明之孽鼎耳以見不聽之過此祖已所以作訓以開導高宗也

胡氏曰天之於人其亦至矣人君有善則示之以休驗而使勸焉人君有惡則示之以咎徵而使懼焉高

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祖巳以訓諸王作高宗肜日孔安國以為耳不聰之異雊鳴也劉歆以為鼎三足三公象也而以耳行野鳥居鼎耳是小人將居公位敗宗廟之祀也鄭康成以為鼎三公象又用耳行雉升鼎耳而鳴象視不明天意若曰當任三公之謀以為政也孔以雉升鼎耳為耳不聰使雉在鼎足亦為足不良乎劉以野鳥居鼎耳小人將居公位是則用傅說為相學道于甘盤納祖巳之訓其皆小

人歟鄭以視之不明當任三公之謀以為政也則武丁夢良弼代予言是不任三公之謀以為政邪三者皆不得雉異之實理余以為雉者羽蟲之孽孽之所作視之不明也升乎鼎者易曰巽下離上鼎元吉亨彖曰鼎象也以木巽火烹飪也象曰君子以正位凝命王弼以為革去故鼎取新取新而當其人易故而法制齊明吉然後乃亨故先元吉而後亨也是知武丁之善用人矣惟其政未能鼎新者也故祖巳先言曰

惟先格王正厥事言武丁雖賢而未知先代至道之君正事而易故法制齊明也武丁既祭又肜而豐儉不均故祖己訓之曰嗚呼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祀無豐于昵雖祭而豐昵不均也不均則不恭不恭則不肅故雉異見于宗廟是不能知聖人烹以享上帝又不能大烹以養聖賢是以雊于鼎之耳者提耳以告之視之不明故也

吳孜曰大抵一事失則五者從之耳且雉小禽豈能

為異於國邪聖人存此者葢責人事之不修也且當

祭祀之日而有野禽在宗廟中旁若無人而雊鳴之

言其荒寂之甚也若傳記楚幕有烏春秋書鸜鵒來

巢葢皆責人事之不修人事果修則災不能為害人

事果失則瑞不能為福

呂氏曰大抵變異之來皆是天之所以警戒人君就

中却有兩種一種是人君無道昬庸暴虐人怨神怒

大干陰陽之和上天亦卒急未降災變如此等災異

常來得遲到得有道之君道德純備至誠充塞天地情性稍有一毫不治天便把災異來警他如此等災異常來得速何故無道之主所做事非道天與君已自隔絕了至其殘民害物已甚容赦不得方纔有災異其災異必不小有道之主與天一而無間天與君已自相通或少有不與天相似處天即降災異此亦些小災異如高宗是也高宗恭默思道是明哲之聖人高宗與天已相似祭祀之過於厚觀過知仁亦非

高宗之大病何至於飛雉便升鼎耳而鳴災異來得如此速即知天與高宗混融和同默相往來一有些小病處天便以警高宗後世惟楚莊王知得此意莊王無災異而常恐懼曰天其棄我乎以此知天不以災異警人君必是棄人君

高宗肜日

高宗肜日越有雊雉祖己曰惟先格王正厥事

無垢曰高宗肜日重復言之者何也前言高宗肜日

此史官名目篇章也次言高宗肜日以謂於肜日有雊雉之異也蓋野鳥入廟之變非細事也其變自王心而來無此心則無此變先格王心則變自消矣

張氏曰夫天之於人君有一不善則出怪異以譴告之及其不知改又出災害以警懼之凡以使之正其事於未然之前而已

陳氏曰格正也祖己之意謂天示變異當先正心王心正然後可以正其事

呂氏曰格至也已到先王地位或遇有這般災異但只就身上點檢天之所降災異不關他事必己身中有不到處祖己教高宗自去身上點檢故教以消變之方

乃訓于王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民中絶命

無垢曰義理之所在天之所在也故順義理者其年永悖義理者其年不永非義理之外别有一天也當

其順義理時是即永年也其悖義理時是即夭絶也然則天之視民等如一子豈有厚薄哉豈不欲人之壽登百年哉奈何其悖違義理自中絶其天年乎然而顔淵順義理而夭盜跖悖義理而壽祖已之言果如何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論人之生皆以直道非直之生幸而免耳如盜跖雖生其神䰟已自淪於幽冥雖生實死耳顔淵雖夭其淳風懿德雖千古而常在誰謂其夭哉則是祖已之言猶在也

呂氏曰天以至公無私監視下民常主於義民之高下長短善惡壽夭咸其自取天何嘗容心於其間能合天之義便能順受其正能安天命如此年便永不能合天之義便不能順受其正不能安天之命如此年便不永民有不永年者非天固欲夭民使不永年中間自絶了天命大哉乾元萬物資始其初天皆欲使民得壽考到中間私意横生不能保守天命以此便絶天命

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旣孚命正厥德乃曰其如台

無垢曰夫有義者永年不義者絶命天之命其必信如此其禍福曉然欲使天下人人自正其德以永年也使若順德以行常在永年之地服罪以改不陷中絶之域即是順天以行也祖已既言天命必信如此乃謂高宗曰吾之言天命如此王無疑也其如我言以為警戒乎

呂氏曰民有不順天德私意横生嗜慾膠擾敗喪天

命其不順天德如此民之罪何所逃而乃不去自訟傲然不受天之罪方居窮思難恥過作非遂過不悛諆辯解説日入於文過飾非之地殊不知天既巳信其命正其德了如何改易大抵福善禍淫此乃天命天德天既信此命正此德民之不若德不聽罪者自當受天禍民雖多方計較欲回避此禍然天既如此了又豈可遷就民亦枉費了許多計較看既之一字則知夫民要遷就亦不得民要回避亦不得民不知

天既如此了方且曰天其如我何看此書之作乃是
祖己以高宗祭祀致豐而作而書中所言都不及高
宗自上事即舉民以為言其言若緩而不迫葢高宗
是明哲之聖人目擊而道已存固不待祖己諄諄之
告語
嗚呼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祀無豐于昵
無垢曰夫王者之職專主敬民修人事而已至於祭
祀自有常典安可昵鬼神以求福而不以敬民為職

也哉以敬民為職則知所先後矣言自成湯以至小乙無非嗣天者也其常祀自有制度豈可出私意而豐于昵乎祀豐于昵是過也非惡也天乃戒懼之如此是知高宗之德上與天同天愛之如此也

東坡曰或者乃謂先王遇災異非可以象類求天意獨正其事而已高宗無所失德惟以豐昵為過此乃諂事世主者言天人本不相與欲以廢洪範五行之說予以為五行傳未易盡廢也書曰越有雊雉足矣

而孔子又記其雊於耳非以耳為祥乎而曰不可以象類求過矣人君於天下無所畏惟天可以儆之今乃曰天災不可以象類求我自視無過而已矣為國者之害莫大於此予不可以不論

胡氏曰七世之廟皆祖也常祀皆宜如禮不可獨豐于近廟蓋據時有此過而言也

張氏曰夫祖考無非天嗣也故其祭祀之禮莫不有典不可豐不可殺高宗之祀特豐於近是亂其典矣

乾隆御覽之寶

祀典既亂此祀之所當正也

吴氏曰傳謂特豐於近廟非也且祭祀豐年不奢凶年不儉此篇亦無豐厚之文但以祭之失因戒之耳故當以豐為風字言其風化於近以及遠也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尚書精義卷二十三 四

詳校官給事中臣鄧文泮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謄錄監生臣曾　煕

謄錄監生臣汪　祿

尚書精義卷二十三

宋 黄倫 撰

殷始咎周周人乗黎祖伊恐奔告于受作西伯戡黎

鄭氏曰西伯周文王也時國於岐封為雍州伯也國在西故曰西伯

無垢曰始文王遵養韜晦殷人不以西伯為意紂日夜為惡西伯日夜為善天下之心日夜去紂而歸西伯殷之賢者為國家深思遠慮知天下之勢將盡歸

于文王紂將盡亡祖宗社稷此所以始咎周也夫黎近王圻文王威德日隆動無不克其勢將至王朝矣此祖伊所以恐而奔告也恐而奔告其驚懼之心亦可見矣夫文王稱兵廹近王畿使朝廷大臣驚恐此不赦之罪也借使得專征伐當如是之恣乎使紂按其不臣之心下令而廢黜之有何不可至無以為計稱天自解何也曰天下之勢已歸文王矣王者無勢以天下之勢為勢勢既去矣特一獨夫耳禁之誰止

令之誰從使文王肯聽天子之令天下其肯舍文王乎賴文王大聖不肯遽順天下之心舉成湯故事使當伊尹成湯之際紂有南巢之放久矣孔子見其心故曰周之德可謂至德也已矣

黄氏曰商始咎周周人乗黎黎近邑也祖伊恐奔告于受則勢亡已廹矣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天下未有非之者及其戡黎而聖人獨念之深如此葢以非吾有以取之而心歸焉則受天下而不為非君臣之

間一有嫌隙而遽秉其近邑若將廹而取之則黎雖區區不得無罪雖然一邑不可取則天下宜不可取取一邑為罪則取天下宜為大罪夫不許其取一邑也益以見其不取天下之為至德也耶且事君如文王至矣而以一邑獲罪况其下文王一等者乎嗚呼聖人之心微矣哉

張氏曰紂之無道天下歸周久矣然昏迷而不悟至於周人乗黎乃始咎周夫黎之與殷輔車之相依今

既乘黎則是啓亡齒寒殷之所以惡周以此而已祖伊紂之臣也方且恐懼奔走以告于王憫其喪亡無日此西伯戡黎之所以作也

呂氏曰紂之惡日盛周之德日著此祖伊之所以咎謂之始咎者商元不曾咎周便見得商人安於文武甚久亦文武有君人之大德事君之小心也黎國近紂都與同惡之國周戡伐其逼近紂都之國事勢近廹故祖伊奔走而告于受

西伯戡黎

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曰天子天既訖我殷命格人元龜罔敢知吉

無垢曰文王為西伯則凡西方一道諸侯皆得以征伐之使紂在上朝廷清明西伯戡黎乃方伯稱職何警懼之有則夫祖伊所以恐而奔告者以朝廷紊亂故深為之疑慮也以事勢觀天命將歸于周而絶于殷此祖伊之見也未敢以為然而問之至道之人至

道之人以謂殷命將絶矣又卜之元龜元龜之兆亦以謂殷命將絶人謀鬼謀無有以為吉者其歸周也必矣

陳氏曰格至也大學曰致知在格物所謂致知者窮理也窮理而至萬物之所至則格之為言能極物理之所至也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今以格人而考元龜不見其吉則商之事可知矣

張氏曰周已勝黎祖伊恐而奔告于王者欲其畏禍而知改也將告之以天命故以天子稱之天既訖我殷命者言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則其受命久矣周既受命今又戡黎則殷王之命於此乎終矣格人則其誠足以前知者也元龜則其神足以前知者也格人元龜罔敢知吉則其凶咎必至于天人之所不與也惟其天人不與此所以不能保其宗廟社稷而至于覆亡

呂氏曰當時人皆不恐懼獨祖伊恐懼者何故祖伊是衆醉中獨醒者奔告于王呼天子言天已絶了我商家之命其情甚急切

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絶故天棄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

無垢曰先王以儉而紂以淫先王以恭而紂以戲先王以恭儉垂後而紂以淫戲絶之是先王絶紂乎紂絶先王乎此所以謂之自絶也且紂嬖婦人愛妲己

收狗馬竒物作沙丘苑臺其淫乃如此北里之舞靡靡之樂以酒為池以肉為林使男女相倮逐其閒其戲乃如此將何以見先王乎想祖宗在冥冥之中方悲悼不已雖欲以私意祐之不可得也使祖宗祐之是祖宗為淫戲者作淵藪也神人一理人所惡則祖宗神靈亦惡之矣又何疑哉　又曰祖宗即天也自絶于祖宗則亦自絶于天也自絶于天故天棄之自絶于先王則先王亦棄之無疑矣何以見棄之之實

乎天下之民無有安于田畝而康食者以皆苦征役無有安其常心而虞天性者以皆為草竊無有事父母畜妻子而迪率厥典者以皆為敵讎事至于此則天人之意祖宗之意葢可知矣

張氏曰不有康食言其困窮也不虞天性言其内不足以度知天命不迪率典者言其外不足以率循常道也夫紂之將亡民可以食鮮可以飽此之謂不有康食惟其不有康食則常心遂喪於内則不虞天性

而至於無命于外則不迪率典而至於無義此殷之
所以即喪也
王荆公曰不虞天性能度天性而行則義矣
吕氏曰商之賢聖之君六七作非不可以憑藉扶持先王
亦非不相助爾後人自是爾淫酗戲狎以自絶于先王
今我民罔弗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摯今王其如
台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
無垢曰先王之心天之心也天之心民之心也紂自

絶于先王故自絶于天而天棄之天棄之故民棄之
今民無不欲紂之亡者是民棄之也原其所以自棄
于先王者則以先王之心乃天之心也天之心乃民
之心也何以見民欲紂之亡乎其爲言曰天何不降
威命誅紂又大命在於廢昏立明今何爲不至乎摯
至也言欲天早誅廢紂而立明君也今王能信如我
之所言而改悔乎尚庶幾天命之復回也　又曰爲
天下君豈有無所顧藉者紂無賴乃有如閭巷下俚

之所為者豈人情也哉葢亦有所恃也所恃者何天也不知紂以天為何物哉觀其言天乃以天為無知之物專驕養人主使恣心極意為無道以取娛樂耳是凡為人主者皆天私之而不問其賢否也殊不知天心乃民心得民則得天矣

周氏曰夫命者聖人之所罕言凡國之所以興亡時之所以治亂莫不係于人為而非由命也世之賤者衆而貴者鮮愚者多而賢者少中人安於擯棄俟時

而動而不競葢聖人以此籠愚賤息爭端也夫謂之命則有命之者安可生而黙定哉桀紂據禹湯之資不善守而亡民斯為下矣其能不曰命哉

吕氏曰我自有命在天大抵為惡之人多不自省悟一如陳後主方隋師韓擒虎等渡江邊帥告急之疏陳後主皆不覺及隋已滅陳乃知前日邊帥告急之疏皆未曾開以此知亂世無道之君都不自悟如此

祖伊反曰嗚呼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天殷之即喪

指乃功不無戮于爾邦

無垢曰祖伊見紂不悟恃天以為惡故報之曰汝罪其數多矣今參列布于上天天將按罪相聖人誅汝至於此時汝尚能責天以命殷之喪亡不俟終日將在即日矣其喪亡之由皆汝功事所致指由也紂有何功哉功一也聖主功於養人暴主功於殺人天隨其功而報之功於養人故天報周以數過其歷功於殺人故天報紂以燔身懸頭以亡其社稷不無戮于

爾邦蓋指紂也

張氏曰夫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乃罪多參在上則是爲之致之在我而已其可以責天命哉功者積力而致其成也積力以爲善則有爲善之功積力以爲惡則有爲惡之功紂徒積惡而已故亦謂之功言惡如此不能無戮于爾邦此書所謂自作孽不可逭也

殷既錯天命微子作誥父師少師

無垢曰夫天生民以司牧之使不失性今紂作惡於上變亂風俗至於如此豈天所以命紂為人主之意哉一切顛倒天理而窮心極意以騁其私欲耳微子知天命將移祚於周家而殷之將亡不久也欲去則有所不忍欲留則有所不可屈原所謂心煩意亂不知所從者也況微子與比干箕子皆宗臣也利害一體故作誥以問二公而求所安焉　又曰商之亂至此極矣無可為者然三人之心尚庶幾其萬一焉故

微子則去國以警紂比干則直諫以警紂紂殺比干至箕子獨佯狂而不死者尚庶幾紂之警悔吾可以成就之也紂終不悔而死此三人者一存宗祀一守死節一陳洪範去者非叛死者非訐生者非偷故孔子表而出之曰殷有三仁焉以此知臣子之處心當究觀微子一篇可也又以知所謂仁者或去或死或留皆仁也倘以去為是而留為非以死為是而生為非皆常人之客氣而非聖人之道也第顧其心於宗

社如何耳
楊繪曰噫錯之一言不以深乎商周之不敵一言盡之矣夫天之所以命君者俾之司民也而紂專虐民非錯天之命而文王專愛民非合天之命而何非天惡商商之所為自錯其命而已非天私周周之所為自合其命而已錯其命者滅合其命者興天人相與之際君天下者其監茲哉
李太伯曰存其身存其祀亦仁也亡其身存其國亦

仁也若進死者退生者狂狷之士將奔走焉褒生者
敗死者宴安之人將寘力焉故同歸諸仁各順其志
殊途而一揆異行而齊致俾後之人優柔而自得焉
葢春秋微婉之義也
孫覺曰君可去乎曰不可國滅而祀滅去之可古之
人有行之者微子是也君可詐乎曰不可君不道全
身詐之可古之人有行之者箕子是也君可死乎曰
不可言不從而死之可古之人有行之者比干是也

商之衰紂為不道而時乎微子死則商滅去則商祀微子者如之何而不去時乎箕子内明而外難進戮退戮為箕子者如之何而不奴時乎比干祀存乎微道行乎箕尚一言而悟其心者如之何而不死曰然則三子者舉皆有過矣舍其君而去之不忠訴其君而奴之不信君不可諫諫之不智忠信智三子未盡孰為仁哉曰去其可去孰為之忠訴其可訴孰為之信死其可死孰為之智告一世之君而存百世之祀

微子之仁也志不得乎亂世而道行乎治平箕子之仁也安一身之死而勸萬世之臣比干之仁也微子去商祀綿箕子奴周道彛比干死臣節殫其所行異其為道同易地則皆然也去奴死其號各殊其所以為仁一也

劉氏曰三人或死或生其事不同而同謂之仁者明死生不足言仁也夫仁者有成質略舉其大方而言之則不遷怒不貳過不樂生不惡死端而虛靜而一

若是者人貌而天其有利害壽夭成敗是非則寒暑燥濕春夏秋冬四時之運也故命仁者以其成質非語其運之變而名之也成質卞氏之玉也運之變者或刻以為璽或刻以為璧也璽與璧則異矣然而稱寶者卞氏之玉也

張氏曰天之立君命之以治民而已今殷王弗或亂正四方此所謂錯天命者也殷既錯天命則其覆亡無日故微子作誥以告父師少師所以陳其出處去

就之節也

呂氏曰大抵天下有道仁人君子相與謀議於朝天下無道仁人君子相與謀議於家微子一篇是微子比干箕子以紂之將亡相與謀議各致其一身之義使三仁人遇堯舜之朝必如臯夔相與謀議於堯舜之前使其在湯之朝必如仲虺相與謀議於成湯之右惟其居無道之世此所以自相議論各欲自致一身之義於此足以見仁人君子之用心處孔子所謂

殷有三仁者以此

微子

微子若曰父師少師殷其弗或亂正四方我祖底遂陳于上我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

無垢曰或有也殷家將不復有治正四方之事矣天子所以治正四方者也不復有治正四方之事則是大器將移於他人之手矣　又曰底致也言終始其德也遂成也言成為法度也以言我祖成湯終始其

德設為法度森然陳布于上世以垂裕後昆而紂乃沈湎酗醬以敗之詩曰人之齊聖飲酒温克彼昏不知一醉日富是有德之人乃不為酒所亂無德之人飲酒則昏惑不復知義理所在矣是酒能敗德也

張氏曰治亂之謂亂正直之謂正弗或亂正四方者言紂之無道不能治正於四方也易曰或之者疑之也言弗或亂正四方則其為不能必矣

呂氏曰此一篇書不可把做憤疾看當做惻惻看此

一書中皆是惻怛之辭如此方看得出其着疑而未定之辭也紂已是不能治正四方微子不敢便言紂不能治正四方乃謂殷其弗或亂正四方乃是疑而未定之辭於此見得微子之用心忠厚處商之賢聖之君六七作我祖先王之功陳列於上紂乃沉湎于酒至於敗壞喪亂其德於下當時沉湎于酒自是紂初不是微子何故不説紂用沉湎于酒乃説我沉湎于酒於此見得君臣一體紂之沉湎于酒便是微子

沉湎于酒相似

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恒獲小民方興相為敵讎今殷其淪喪若涉大水其無津涯殷遂喪越至于今

無垢曰朝廷風俗如此而無知小民所在而起作敵讎不復知有朝廷紀綱至此亦大亂矣且夫文王雖在宫肅肅在廟而江漢游女無思犯禮汝墳婦人勉夫以正今紂沉酗於上而小大草竊姦宄卿士師

師非度小民相爲敵讎以此知天下治亂盡在人主而已人主治亂盡在一心而已使人主正心誠意如文王雝雝肅肅行於宫室宗廟之間則德風潛行天下安妥朝廷尊嚴小民和樂豈有此等風俗乎如微子所言商家社稷不可拯救矣　又曰微子見天下朝廷小民風俗大壞如此雖有區區拯救之心而紂沉酗不可嚮邇茫然四顧無可依憑徒見殷之滅亡如大水中渺無津岸不可拯救耳臣子忠誠之心其

如何哉　又曰葢賢者觀理不觀形理既顛倒如此雖位居九五衆號億萬宗臣滿朝其覆亡必矣理儻安平雖越在草莽衆止三戶人才不多其勃興也必矣是以觀人之國者每以理為斷也

呂氏曰君道善羣君能善羣則强不凌弱衆不暴寡民何緣會至於草竊姦宄君不能善羣則强凌弱衆暴寡無小無大已皆好為草竊姦宄

曰父師少師我其發出狂吾家耄遜于荒今爾無指告

子顛隮若之何其

無垢曰微子既言殷之亂亡然後問箕子比干以處已之事言我以紂之故積憂生疾發出為狂在家耄亂遯于荒野以寫其憂其不能處如此嗚呼宗臣之心乃如此其烈乎　又曰微子憂國狂亂如此責箕子比干略無一言告我以國之顛隕隮墜當如何其救之也以此見微子區區為宗社計隕穫至於如此然而當時自有釣於渭濵如太公者亦有居北海之

濱如伯夷者微子何乃憂苦如是哉葢宗臣以社稷為己任不得不爾也至吾夫子聖之時有可以仕而仕可以止而止可以久而久可以速而速之説然後吾道其沛然矣出乎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夫子惜乎微子未之知也

張氏曰微子言紂之遂喪憂傷之至無如之何故其發生狂亂昏惑不知所處故欲遯于荒野此微子有去之之意也今汝父師少師無意告我以商祀顛隮

之事當如之何若之何其者問其策之安所出也父師若曰王子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興沈酗于酒乃罔畏畏咈其耇長舊有位人

無垢曰箕子亦順其事而答之故亦稱若曰也稱王子以知微子為帝乙首子也今天酷毒降此災殃故生紂專以亂殷邦為事則昏亂暴恣豈復知所畏乎君子之所畏者三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乃罔畏畏則是於天命大人聖人之言皆不知所畏矣咈

老成前輩元功重德者不足怪也夫為民而不事耕稼不樂本業以飲酒為事且不畏天命狎大人侮聖人之言於長者明德動為咈逆是朝廷無刑辟也如此為國不亡何待

張氏曰夫耇長舊有位人皆能守先王之法度不從紂以為惡非所宜咈也今汝咈之而不從則其惡積罪大而不可化矣

呂氏曰到這裏皆無畏憚孔子所謂畏天命畏大人

畏聖人之言他都不畏了老成之人君所當畏也今來咈逆之耆有位人君所當畏也今乃慢忽之此最是亡國之大證驗

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牷牲用以容將食無災降監殷民用乂讎斂召敵讎不怠罪合于一多瘠罔詔

無垢曰夫祭天地神祇犧牷牲用此人主精神之所寓也其可忽乎今殷民乃敢攘竊之是不知有天地神祇不知有人主也其罪豈可勝誅推原其心雖弑

父與君亦安行而為之矣宜乎見之者憤聞之者驚而朝廷不以為意乃公然容縱使行而食之略無忌憚又無罪災以及之如此則是滿朝不知天地神祇不知有人主矣　又曰夫人者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合之則神一之則强得之則為王而乃戕賊如此用虐法乂之又視之如仇讐又斂之如盜賊日夜失民之心起敵讐之志而不恤不懼竭力虐政專以戕賊為事夫戕賊斯民是戕賊天

地陰陽鬼神五行也安得有吉祥之事乎　又曰上觀紂所為如此下觀殷民所為又如此若形之於影聲之於響無有少異者是其上下君民之罪同出於一律皆當受天之誅無疑也

東坡曰殷之君臣下視其民若仇讐而聚斂之以此為治力行不怠皆名敵讐之道也

張氏曰今紂之弗欽上帝遺厥先宗廟弗祀故犧牷牲用既為殷民所攘竊或以容或將或食皆無災以

及之此即所謂凡有辜罪乃罔常獲者也夫殷之上下以讐斂而名敵讐至於罪合于一復有惠澤之加乎民哉此民之多瘠而無告愬故曰多瘠罔詔謂之多瘠言其困病之甚也

呂氏曰天之降視商民甚是分明商民不知天之所以降視者甚分明其朝夕用工夫只是相仇讐相斂怨上用工夫其所以名仇敵怨讐更不曾會倦怠所謂吉人為善惟日不足凶人為不善亦惟日不足做

好事要住也不能得做惡事要住也不能得論來只是一箇關捩纔撥轉得過為惡不怠便是為善不怠亦合于一天下皆化紂之惡與紂一般了大抵源清則流清紂恰是天下之本源本源既濁亂了流派亦從而濁亂所以謂之罪合一言其上下皆同惡也多痡罔詔以此便見民多疾病都無說處天下未至於大無道雖或說與君不得亦可說與公卿公卿不得亦可說與大夫事到這裏上也無說處下也無說處

商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商其淪喪我罔為臣僕詔王子出迪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顛隮自靖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顧行遯

無垢曰商既淪沒喪亡箕子與比干將與社稷俱亡耳是比干將以死諫而箕子將佯狂以觀紂之改否也箕子比干處心已定已無去國之意故曰我罔為臣僕以謂誓不為他人所臣屬也孔頴達謂於時箕子蓋請立啓而帝乙不聽然則微子不去非特宗祀

不保兩人必皆受誅微子去則箕子可少安矣此正與劉琦之事相合昔劉表以琦貌類於已甚愛之後妻蔡氏愛琮而惡琦毀譽之言日聞於表琦不自寧嘗與諸葛亮謀自安之術亮初不對後乃共升高樓因令去梯謂亮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子口而入吾耳可以言乎亮曰君不見申生在内而危重耳居外而安乎琦感悟陰規出計以是知微子止有去計耳無他說也　又曰靖謀也言三人各自謀

所以獻于先王而無愧者微子自謀存宗祀以獻于先王比干自謀死諫以獻于先王箕子自謀佯狂俟紂悔過以獻于先王亦豈必同哉况一人之身豈能兼此三人之事各守一節可也三人之志將各為謀以謂葢棺之後可以藉口見先王於天上無愧心足矣豈有一毫為身計為家計而不為國計用其智巧恃其虛譁以獻于先王耶

東坡曰刻害也箕子在帝乙時以微子長且賢欲立

之而帝乙不可卒立紂紂忌此兩人故箕子曰子之出固其道也我舊所云害子子若不出則我與子皆危矣

荆公曰我舊云刻子刻責也舊以社稷之責責微子也又讐斂言因用公治法以刑讐民以職斂民讐民則名民敵斂民則名民讐也因用治法讐斂民所謂阻法度之威以責於下者也

吳氏曰商業已墜賢人親戚遯退而天下歸於周矣

傳謂告二師而去非也觀此篇之文但微子言紂惡之甚使我心不寧而生狂疾吾殷家昏亂已在荒廢汝當告我以何道箕子乃勸微子去以存商後為祭祀之主二子非不知紂不可諫而不去者蓋欲存臣子之節也

劉氏曰刻猶害也言我舊云紂常欲害子今王子不出必見殺王子見殺我乃隕滅矣所以然者三仁存則商存三仁亡則商亡武王觀兵此其驗也均之不

可亡而微子先遯于荒者微子以地逼見疑欲害與其見殺而速亡不如避禍而緩死也然則三人亦何向何背何去何處特勢會之變微子以母兄宜避比干箕子以同姓宜留此仁者之外化内不化也故可為百世師

張氏曰夫先王之所以望於後世子孫者惟忠與孝而微子去之則自獻以其孝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則自獻以其忠先王之所以望後世在於忠孝而

三子之所自獻者亦以忠孝此所以無負於先王者也此孔子所以謂之三仁其去則利而不貞其死則貞而不利惟箕子之囚為利貞故易曰箕子之明夷利貞者此也

吕氏曰箕子昔日嘗言於帝乙立微子帝乙不從箕子之言而立紂故箕子告微子我舊時之言為汝之害使微子而不出我則立致於顛隮箕子教微子出猶有彌縫紂之意大抵人有疑心縱有好言語亦不

能聽箕子舊日曾言立微子紂之心到今亦不能無疑惟微子既出則紂無疑心無疑心箕子庶可與紂說話